

《鹊华秋色图》：赵孟頫得意之作

转眼元成宗元贞元年(公元1295年),南宋亡国已十六年,57岁的钱选、64岁的周密都隐居在吴兴家里。42岁的赵孟頫刚从济南路总管府事任上卸任,自称生病了要休养,跑回吴兴老家。这年最后一个月,赵孟頫在一幅画上留下一段话:周公谨祖上是山东人,我在山东待了三年回来,和他谈起山东的景胜里,数华不注山最出名,峻峭独立,令人称奇,但公谨从没去过山东,我便画了华不注山和鹊山给他看,题为《鹊华秋色图》。公谨父齐人也,余通守齐州。罢官归来,为公谨说齐之山川。独华不注最知名,见于《左传》。而其状又峻峭特立,有足奇者。乃为作此图。其东则鹊山也。命之为《鹊华秋色图》。周公谨,就是写《绝妙好词》《武林旧事》的周密。在《鹊华秋色图》之前,我们先聊周密和钱选。

赵氏宗室 却做了元朝的官

周密祖上是山东人,但是他生在临安。十九年前,临安城被元兵攻破,周密流亡。又过三年,陆秀夫背幼帝赵昺跳海,大将张世杰溺水而亡,十万军民蹈海求死,南宋最后一线希望熄灭。那年周密48岁,隐居埋头写书,写了《武林旧事》《齐东野语》《癸辛杂识》《云烟过眼录》。据说赵孟頫在他家见到过不少前人真迹,大开眼界。

钱选那年41岁,也隐居不出,他和赵孟頫的关系甚是微妙,赵孟頫称他是“友”,但赵孟頫的弟子黄公望等人称他是赵孟頫的“师”。

周密和钱选都做了南宋遗民。凡有朝代兴废,便有遗民。南宋遗民比前朝历代多。譬如画兰不带土的郑思肖,宋亡后连坐卧都坚决朝南。譬如樱桃进士蒋捷,宋亡后成了隐姓埋名、行踪飘忽的竹山先生。又譬如陈仲微远走安南;李用,浮槎扶桑……这些人宁愿客死异国,终身再履元土。像这样的人,还有很多很多。画《鹊华秋色图》的赵孟頫,是最理所当然要做南宋遗民的人,却做了元朝的官。

赵孟頫是开国皇帝赵匡胤的第十一世孙,祖上原是赵匡胤的二子赵德昭,后来他爹过继给四子赵德芳。赵德芳这支因为著名的传位迷团,在北宋朝没摸到皇位的边,在南宋朝神奇地捡回至尊的位子。

赵家天下亡了。与赵家无关的人或跳海殉国,或隐姓埋名,或流亡异地。但赵孟頫却在33岁时离开吴兴,去大都做了元朝的官,当时其是“吴兴八俊”之首,宋朝皇室后裔,诗书画全能的江南才子,颜值和学问双高的饱学硕儒。无怪乎忽必烈瞧他第一眼:“神仙呀!”直到66岁,他才以极其荣华富贵的身份从朝廷脱身。因为这事赵孟頫被唾骂了很久。南宋遗民瞧不起他,蒙古同僚也瞧不起他。到了明清,恨屋及乌,连他的字也成了“全是媚骨,一无可取”。

很难弄清楚那些年赵孟頫到底是怎么想的,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熬的。据说他是个温润、平和、忍耐、包容的人。一如他留下来的书画,都有着温润如玉的气质,比如《鹊华秋色图》。

杨载、董其昌为《鹊华秋色图》打call

《鹊华秋色图》画的是周密老家,山东济南的北郊鹊山和华不注山一带。这一带有九座小山自成一景,名唤“齐烟九点”。鹊华便是其中的两点。华不注山,是圆锥形的小山,在黄河南岸。因为周边全是水,山的样子又像是在水洼中待开的莲花,所以叫“花骨朵(华不)开在水洼里(注)的山”。山岩青灰,从平原上拔地而起,独成一丘,山下有泉,名曰华泉。李白写过诗,说它“兹山何峻秀,绿翠如芙蓉”。鹊山在黄河北岸,据说扁鹊曾在此间炼丹,又据说常有乌鹊飞过,所以唤作鹊山。鹊山山势圆缓,扁扁的,被赵孟頫画得像个馒头,和华山的峻峭相映成趣。

现实中的华不注山是在黄河以南,鹊山在黄河以北,且两山相隔数十里。但赵孟頫的华不注山和鹊山是超现实的。在这卷如梦中田园般宁静的长卷里,赵孟頫将两座小山置于长卷的卷首和卷末,两山之间是一片疏阔的平原,有平川洲渚,红树芦荻,竹篱茅舍,远水秋波。有农人安详地劳作,或撑篙,或打鱼,或倚门,或漫步,还有四五只萌萌的小羊随意溜达,不避生人。

据说,赵孟頫用三四支不同的笔来画这幅图:大笔粗放地皴出鹊华二山和汀渚。细笔勾勒精细

的芦苇、扁舟和人物。树木和茅舍呢,用的则是不大不小的笔。可以说,赵孟頫在这片宁静、清雅的水墨里寄托了故国之哀和隐居之梦——若尘世间已无净土,那么我便画一片净土。世间的苦,都被远远隔绝在长河的另一边。

见过此画的人无不惊叹。杨载评价说,此画只有《兰亭序》和《辋川图》可与之媲美:羲之摩诘,千载书画之绝,独兰亭叙(序)、辋川图尤得意之笔。吴兴赵承旨以书画名当代,评者谓能兼美乎二公。兹观鹊华秋色一图,自识其上,种种臻妙,清思可人,一洗工气,谓非得意之笔可乎?诚羲之之兰亭,摩诘之辋川也。

董其昌则说,这是老赵一生得意之笔,可以和北宋神笔李公麟的《莲社图》相提并论!我二十年前见过一次,一直不能忘怀:余二十年前见此图于嘉兴项氏,以为文敏一生得意笔,不减伯时《莲社图》。每往来于怀。今年长至日,项晦伯以扁舟访余,携此卷示余。则《莲社图》已先在案上,互相展视,咄咄叹赏。晦伯曰:不可使延津之剑久判雌雄。遂属余藏之戏鸿堂。

赵孟頫仕途里最闲淡自在的日子

细品《鹊华秋色图》的问世前后,颇有值得玩味的地方。这年赵孟頫42岁,当元朝的官已有九年。他有才干,虽被汉人同胞嘲讽、被蒙古同事嫌弃,官却越当越大。38岁的他拒绝入中书省参政,努力谋求外放,并把夫人管道升和长子赵亮先送回吴兴。39岁,赵孟頫如愿外放到济南。三年后,他托病罢官,闲居吴兴,画了《鹊华秋色图》。画完以后数年,赵孟頫就留在吴兴,朝廷任命他做江浙儒学提举。在这样半隐半仕的境况下,赵孟頫潜心于书画,“于山水独不能工”的遗憾也圆满解决了。他的一些不朽的名作,譬如《人骑图》,譬如《水村图》,都在这段时间里相继问世。直到十五年后,他才应召返大都。

据说他一直请求回家,朝廷却一直升他官到一品。又过了九年,因妻子管道升病重,赵孟頫才获恩准归家,之后拒绝回大都,直到三年后卒于吴兴。据说,晚年他写有一首《自警》诗:齿豁头童六十三,一生事事总堪惭。唯余笔砚情犹在,留与人间作笑谈。

细看他三十三年的仕途生涯,前九年在大都,中间十五年在江浙,后九年回到大都。《鹊华秋色图》就在他开始闲居吴兴的时间画成——这大概是他纠结的仕途里最闲淡自在的日子。在《鹊华秋色图》里,在这片干净得不带人间尘埃的乐土里,是否藏着赵孟頫最深的惆怅和“身在朝堂心怀林泉”的矛盾?

与王维《辋川图》的一脉相承

有人说,赵孟頫的《鹊华秋色图》和王维的《辋川图》有着暗戳戳不可说的关系。

万历三十三年(公元1605年),董其昌在《鹊华秋色图》上题跋盛赞赵孟頫(吴兴)兼有唐朝王维(右丞)、宋朝董源(北苑)之长:吴兴此图,兼右丞北苑二家画法。有唐人之致,去其纤。有北宋之雄,去其犷。故曰师法舍短,亦如书家,以肖似古人不能变体为书奴也。

这是董其昌第二次在《鹊华秋色图》上题跋。同年他题文徵明《仿鹊华秋色图卷》时,再次提到赵孟頫此图乃是与王维一脉相承的!

赵文敏在燕都得遍观内府名迹,余家所藏《鹊华秋色卷》,乃其学摩诘致佳笔。

《鹊华秋色图》和《辋川图》在画法经营上的确肖似,都是在写实的同时突出主体,比如《辋川图》将辋川庄、华子冈、孟城坳等置于突出位置,《鹊华秋色图》

则是将鹊华二山置于同岸并以浓郁的青绿从背景中剥离出来。这种以重要性来确定主体的布局,是有唐一代风行的绘画法则。但更为一脉相承的,显然是《鹊华秋色图》和《辋川图》暗藏的心思。

天宝三载(公元744年),王维买下宋之问的辋川别墅,在红尘中安静地修成了诗佛。辋川,就是王维修心的世外桃源。那年王维四十四岁。而赵孟頫画《鹊华秋色图》时是四十二岁。和王维一样,也已历了世人对天才的膜拜和周旋官场的身不由己。

秋色中的鹊华,是周密再也回不去的故乡。秋色中的鹊华,也是赵孟頫再也无法回去的乐土。

七百年间的人世流转

《鹊华秋色图》卷上的跋文记录了之后的七百年间,它在人世间的流转,以及它和文徵明、董其昌、纳兰诸人的相遇。周密是第一任主人。后来似乎到了一个叫君锡的人那里。

1297年,杨载一段题于“君锡崇古斋”的题跋说:“君锡宝之哉。”似乎此时的主人是君锡。君锡也许是与元书法家鲜于枢有交往的杭州收藏家张君锡?这是周密生前最后一年,可能他将画转送给张君锡。

1329年,杨载题跋三十年后,与杨载同为元诗四大家的范梈也写了一段跋“今观此卷,殊胜于别作”,但何人所有、何处观之,都没着落。其后一百多年,此图沉寂无闻。直到明正统年间,又再浮出人世。

1446年,松江文人鉴赏家钱溥在画上题录一段元人虞集的题跋,注明题跋的缘由,是友人徐尚宾求他录入《鹊华秋色图》的。徐尚宾是画主吗?可通览全图,并没徐尚宾的收藏印章,不知此图落在谁家。

1557年,据传八十八岁的文徵明曾摹写《鹊华秋色图》,且此图确有其长子文彭的印章,文家是否曾短暂地拥有此图?不得而知。可知的是,与文家世代交好的大收藏家项元汴一定曾收藏过它。

实锤就是董其昌。1582年,董其昌在项元汴家中第一次见到此图,二十年念念不忘。1602年除夕,项元汴的儿子项晦伯将《鹊华秋色图》带来给董其昌看,并允他收藏于戏鸿阁,自此,董其昌开启了跨越二十八年的五段题跋,大概是每隔一段时间就拿出来看一看,写一段跋……

1629年,董其昌第三次为《鹊华秋色图》题跋,这时他年75岁,说是“惠生携至金閤舟中获再观”——这个惠生,很可能是《鹊华秋色图》的新主人。不知何故,董其昌没将此图长留在身边。早在1616年,明书画收藏家张丑就在《清河书画舫》的初版里言之凿凿地写道:《鹊华秋色图》今藏宜兴吴氏。

1663年,徽州书画商吴其贞在《书画记》里说:山东胶州张若麟的儿子张先三将图带来给他看,而图上确有张若麟的印章。大概在晚明时的变乱里,这图由江浙流落到了胶州。最后一则题跋,曹溶题于双溪舟中,也说:“卷藏金沙旧家,今归胶州张先三。”曹溶还说:鹊华两山有灵,故使主人涉江千里,攫取此卷还其乡也。

此后,据朱彝尊在《曝书亭记》里说,此卷落到纳兰明珠手里,并传给其子纳兰性德。纳兰性德在卷中散置印记,可惜未曾留下题跋。再后,大约为梁清标所得,并献给乾隆帝,画上那些密密麻麻、令人窒息的印章跋文都是这位乾隆帝的大手笔……

七百年后,鹊华两山仍端立在黄河的两岸。而赵孟頫,也成为人间一座巍巍的高峰。

来源:北京青年报